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5年3月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洋仁 版式设计:张磊

文房手炉雅

◎王家人

风雅意趣

文房手炉，是古人冬天暖手用的小炉。因可以捧在手上，笼进袖内，又名“捧炉”“袖炉”；炉内装有炭火，亦称“火笼”。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手炉，是在火炉的启示下演化而来的。手炉的起源，相传产生于隋代。隋炀帝南巡到江苏江都，时值深秋，天气寒冷。江都县令许伍为拍皇帝的马屁，叫铜匠做了一只小铜炉，放进火炭，献给炀帝取暖。炀帝十分高兴，捧在手上，便称之为“手炉”。

文房手炉是由火盆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由炉身、炉底、炉盖、提梁组成。自唐朝始创，到明朝中后期，手炉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清末以后，手炉工艺开始衰落。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江浙一带仍有少量生产。随着社会的进步，手炉逐渐失去了使用价值，但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文人喜爱的艺术品。

文房手炉后来成为文房、民间乃至旧时官廷广泛使用的取暖用具。在古代，手炉多受读书人欢迎，在读书时使用，取暖与读书皆不耽误。由于古人宽袖大袍，手炉可置于袖中或怀中，故手炉又雅称“袖炉”“捧炉”。

笔者收藏有一个明代的文房手炉，呈四方盒状，有花卉纹的罩子，有可以手提的手柄。它长11厘米，宽5.5厘米，高6.7厘米，材质为红铜，为当时的制炉名家张明岐先生打造。整个手炉小巧玲珑，精巧美观，做工很是精细。罩子上面有很多由花卉组成的纹理，有牡丹繁花纹、五星花瓣纹、树叶纹，中间是曲折道路纹。在手炉的底部，有四个篆字：“张明岐制”。

张明岐是浙江嘉兴人，活跃于明代万历年间，是当时江浙一带有名的打制手炉的名家。张明岐打制手炉要选用上好的红铜做材料。在制造手炉时，不用传统的镶嵌和焊接工艺，只用榔头一点一点敲击而成。这样精细的做工，打制出来的铜炉非常结实耐用，即便使用再久，也不会开裂。张明岐制作的文房手炉，无论里面的炭火多么旺盛，手炉的外壁都不会烫手。

文房手炉有八角形、圆形、方形、腰形、花篮形、南瓜形等，大多由紫铜、黄铜、白铜制成，也有少量瓷器制品。在手炉制作工艺中，最吸引人的当数花纹纷繁的炉盖。作为散热区，镂空雕刻的炉盖有五蝶捧寿、梅兰竹菊、喜鹊绕梅等众多纹形，与炉身的福祿寿喜、花鸟虫鱼、人物山水等花纹相得益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

五色海

第1137期

风已经是秋天的味道了

在红色的小木屋外，散发秋天的芳香
麦茬呼吸阳光，开出无数动人的花朵
那些锋利的麦芒，变成柔软的黑发
此时，让我突然想起收割后的田野

一波又一波的麦浪翻过，拨动大地的琴弦
一只美丽的蝴蝶，伫立在麦芒之上
小木屋就在秋天的某个角落
路，还是那条泥泞的小道

还有你的身影，已融入天空最美的风景
当目光伸进秋天的深处，你的思绪
阳光轻轻拂过你漂亮的脸庞
风已经是秋天的味道了

小鸟将你带来的心事，传遍了田间
麦粒与麦粒拥抱，窃窃私语
太阳沿着那条小道，一路摇晃
一望无际的麦子就要熟了

让快乐随草帽，绽放在无云的天空中
已撩动你的花裙
美丽地转过身去，那些丰收前的冲动
此时，你沉浸在金色的光芒中

成熟的季节，悄悄长出麦芒
麦浪似大地的羽毛
蔚蓝的风轻轻吹过
你如一粒修长的麦穗，张开秋的情怀
风已经是秋天的味道了

早早地睁开了眼
红色的小木屋
太阳和麦穗一样饱满
蔚蓝的天空，宽广的麦田
风已经是秋天的味道了

诗苑

◎王耀军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大视野下的康巴文化探秘

漫话康巴

◎范河川

白狼与白兰古国译音之谜

白狼古国在甘孜州各县志中均有记载。《甘孜州志》亦录汉唐时期，康区存在“白狼”“附国”等多个部落集团。使白狼古国声名远扬的是《白狼王歌》。史书记载其源于雅安（笮都）地区，方国瑜教授等在《云南史料丛刊》中认为其与近代纳西族语言关系最近，且与云南历史紧密相关。另外，关于白狼的起源，众说纷纭：或言其来自青海，或指其原居四川汶山、松州，更有甚者将《白狼王歌》与彝语系相联系。由于译音问题，“白狼”与“白兰”的地域概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混淆，变得扑朔迷离。

笔者经年累月的田野调查，结合古代文献的对比梳理，证实“白狼”与“白兰”只是译音在汉史中的记载问题。由于年代久远，自被吐蕃统一青藏高原东部并与中原隔绝后，地理概念变得愈发复杂。《史记》载：“白狼在汶山郡以西（今四川茂县羌族自治县北）。”《后汉书》（卷二）有“西南夷哀牢、僰耳、僜侥、槃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的记载。而关于白兰的记载则是：《册府元龟》载“白兰土出黄金钢铁，其国逐水草……以肉酪为粮，颇识文字……地宜大麦，而多芜菁，颇有菽粟，出蜀马、牦牛。”这是典型的青藏高原“四水”河谷地带的农耕特点，特别是“蜀马”与青海出的“青海骊”对比，足以证明地域差别。《北史·列传》卷八十四载：“白兰者，羌之别种也。其地东北接吐谷浑（青海、甘肃接近中原一线），西北利摸徒（今甘孜县为中心的康北一带），南界那鄂（鲜水河流域）。”《新唐书·党项传》载：“又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玲，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胜兵万人，勇战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青藏高原东部的民族风俗。古代人地理记载多以水系、山系和部落地域划分，存在记载误差很正常。加上农区与牧区语言发音的差别，出现汉语译音的不同至今依然存在。如果拓展延伸，参考《白狼王歌》，不难发现这正是最早的西康省大疆域范围。十三世纪时，蒙古人迂回白兰道（又称河南道）消灭了大理国，甘孜州诸多县志均有途经甘孜州的记载，这也说明白兰范围的广阔。这些记载虽因水系、山系划分及语言发音差异而存在误差，但正是这些差异，为我们勾勒出青藏高原东部复杂多变的民族地理画卷。

这里需要清楚的是，青藏高原东部被吐蕃统一之前，是相对独立的地方区域。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白狼王唐菟等一行，在益州刺史朱辅的宣抚下，牦牛徽外的白狼、槃木、唐菟等部落从笮都（西康地区）来到当时洛阳举族奉贡，并在明帝举行的宴会上献颂诗三章，即《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表示臣属慕化归义。正是《白狼王歌》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力，使得“白狼”成为当时这一广阔区域（相当于原西康省或更大范围）的代名词。而关于白狼地域的具体位置，清代以来的学者各持己见。清代黄沛翘《西藏图考》认为中心地在巴塘，雅江郭岗顶出土的白狼国精美的陶俑说明其当时文明的程度；江应梁、岑仲勉等认为中心地在凉山地区；丁的青认为在海玉树，向达认为在云南丽江……这些观点有力地印证了《白狼王歌》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地域多样性。

那么这一区域是何时发生变化的呢？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五《外臣部·交侵》记载：“（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后胜，杀白兰千余人，屯军境上以侵掠之。”《唐会要》卷九十八记载：“显庆中，白兰为吐蕃所并，收其兵以为军锋。”《新唐书·西域传》记载：“龙朔后，白兰、春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臣，籍其兵为前驱。”分析历史记载，站在整个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地缘政治和战略维度来看，这一区域包括川西高原及青海、云南的部分区域。

关于藏族的称谓

身边不少朋友对将藏族族别称呼为“藏”感到困惑，心中不免产生疑问：为什么不是“蕃”或“博”呢？接下来，让我们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深入探寻藏族族别称呼的渊源。

“藏”作为固定称谓沿用至今，这一演变历程与中原地区朝代的交替更迭

咱里土司的曲折历史和领地

◎董祖信

史笔沾定

《泸定县志》一段记载

《泸定县志·土司》载：“咱里土千户，始祖阿交，鱼通人。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投诚，六年（公元1373年）授长河西土千户衔。阿交病故后，由呷马蛮张承袭。

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青海和硕特部营官昌侧集烈侵占西炉时，呷马蛮张率众抵抗，因势弱力薄而遇害。

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清军抚平西炉以后，同年立呷马蛮张之子古噜策凌承袭千户职，改长河西土千户为咱里土千户，颁给印信、号纸，驻牧地咱里，划归康定明正土司管辖。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古噜策凌身故，土千户职由其子古天锡承袭，自是土千户家始姓古。”

短短一段文字，笔者将其分为三个自然段，原因如下：

阿交及其子呷马蛮张两代人，不可能从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活到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二十位皇帝，时间长达三百三十多年。

古噜策凌不应该是呷马蛮张之子。因为在古代，三代人也活不到三百三十多年。

由此可见，《泸定县志》中的这段记载是值得考究的。

《打箭炉志略》《打箭炉志书点校》对泸定土司的记载是正确无误的

2024年8月，我听了人们讲述茶马古道上冷竹关的故事：高大雄伟的“余官府”，朝廷御赐的“金字匾额”，冷竹关沟的廊桥以及乾隆年间的“冷竹关塘”等。

查《打箭炉志略》《打箭炉志书点校》，二书在建置篇均记：“冷边土司（始祖）恶他，原籍西番瓦部人，蜀汉金环三结之后，世为西番瓦部酋长，管理泸江西四十八寨、三十六堡，抗拒诸夷，归诚中夏。自恶他七传至安支，当明永乐八年，随征建昌月鲁帖木儿有功，改授冷边长官司。”

《雅州府志·土司》记：“冷边土司，在府城之西，距府七站。始祖恶他，原籍西番瓦部人。蜀汉金环三结之后，世为西番瓦部酋长。恶他生大穆，穆生查什木立，立生阿松撒，撒生巫必恶苏，苏生达么，么生达呷木撒。明洪武二年，授瓦部哈工等寺都纲院，院抚司。撒生安支。永乐八年，有功，改授冷边长官之职。支生余纳他，他生阿的生莫，莫生三哈，哈生阿日，日生余莫，莫生措巫结，结生雍中达结，结生朗今啞吧，吧生阿撒。明末纷争，所属西番河西诸寨，为强夷所并。”雍中达结、朗今啞吧将驻牧地从冷竹关迁往大坝（见《万历合约》）。

咱里土千户

《雅州府志·土司》记：“古天锡始祖阿交，系鱼通人。明洪武二年投诚，授为土千户职。后老病身故，呷马蛮张承袭。因藏番踞占西炉，势弱隐匿为民。”

这段记载是纠正《泸定县志·土司》记载错误的依据：阿交于洪武二年投诚、授职，老病身故后，呷马蛮张承袭。因藏番踞占西炉，势弱隐匿为民。此时，西番瓦部酋长管理泸江西四十八寨、三十六堡（原为阿交领地），抗拒诸夷（说明其势力强大），归诚中夏，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自恶他七传至安支。当明永乐八年，随征建昌月鲁帖木儿有功，改授冷边长官司，朝廷赐安支“金字匾额”。安支的儿子余纳他承袭长官司后，便在冷竹关修建了“余官府”，并将朝廷赐给他父亲的“金字匾额”挂在余官府大门上方。余纳他的部分后人便以“余”为姓，传承至今。

冷边长官司传到十五代雍中达结，因明末纷争，河西诸寨为强夷所并，将驻牧地由冷竹关迁到大坝。十七代阿撒，于清顺治九年投诚后，才将衙门修在冷磙下街。十八代周长命，始有双姓“周”。

咱里土千户始祖阿交，明洪武二年投诚、授职，老病身故。呷马蛮张承袭，因藏番踞占西炉，势弱隐匿为民。其领地被抗拒诸夷、归诚中夏的西番瓦部酋长（即后来的冷边长官司）所管理，直到明末纷争，冷边所属西番河西诸寨，又为强夷所并。说明长河西土千户自阿交投诚到老病身故后，就已经不存在了。

“西炉之役”，呷马蛮张率众抵抗，因势弱力薄而遇害，纯属于虚乌有。因为阿交和呷马蛮张父子二人，不可能活到三百三十多岁。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清军抚平西炉以后，古噜策凌承袭土千户职，改长河西土千户为咱里土千户职，这是正确的。但古噜策凌绝不是呷马蛮张的儿子，因为他一家三代人也活不到三百三十多岁。

宣统三年三月，赵尔丰赴川督之任途经泸定，收缴咱里、冷边、沈边三土司印信、号纸，“废其职而收其权”，实行“改土归流”。传承千年的土司制度从此宣告结束。